

元史續編卷第十三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巳辛

至正元年春正月巳酉朔詔改元

詔以年為至正元年

年以陳旅為國子監丞

旅蒲田人篤志於學無書不讀馬祖常使泉南

一見其奇之曰子館閣器也相與勉游京師虞集

者矣曰交口延譽於諸公間趙世延力薦之以

為國子助教出提舉江制儒學至是入應奉翰

子林遷國二月汴梁地震○三月車駕幸上都○

夏四月道州賊蔣丙等作亂

攻破江華等諸縣

以鐵木

兒塔識為中書平章阿魯為右丞許有壬為左

丞初有壬論帝當親祠毋后虛位微政院當罷命相改元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

足裁節如此類者不一而復封馬扎兒台為忠王

○辛丑冀寧路地震裂○六月復舊奎章閣為

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所置閣監官屬翰

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

房乃不能容邪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

閣因請置檢討等官十六員以備進講達官有不

喜儒者謂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愛愛曰昔世

皇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

書所書所讀臣其敬重若此世祖嘗暮名我先人坐

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喜

曰朕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以嘉言入告朕耳

其向學又如此今汝不好儒寧不念聖祖神宗

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

從之則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失則亂爾

欲亂而家吾不汝禁慎勿以斯言亂我家國也

達官有慙色曰昔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亦曰台

小子昔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亦曰台舊學於甘盤古之人君其隆師重道如是

元世祖雖胡君然夫性忠實合節前聖一王恂

為贊善而令裕宗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

謹呈其尊敬師傳與讓於前王哉嗚呼賢矣

濟南水○秋八月車駕還宮○九月許有壬進

請明仁殿上悅賜酒宣文閣仍賜貂裘金織紋幣冬十月道州

民何仁甫等反連徭賊寇邊詔湖廣以別兒怯

不花為江州左丞相○是歲通泰崇明等州海

溢

壬午 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脫脫用參議李羅

佐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為河深五

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欲引通州船入

城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

有壬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渾河溢都水

監將金口上下河身盡行堵塞至順初有言引金

史將金口上下河身盡行堵塞至順初有言引金

合屬官民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碍又盧

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嘗有漁船此不可

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城四十里盧溝止二

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

近便却於四十里外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金

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種決為害亦輕今則

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此水性急宗社

無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

遺迹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又郭太史作通惠

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蓋白浮水

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用之易於若不作閘地

形高下不同必致走泄滯作牌以節之則潭

流必致不塞用人挑洗無有已時此議方興萬

口一辭以為成大事者不謀於萬

人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恐當今不宜有此議
 上丞相終不聽河成渠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
 不貲而卒以無功堂臣勸建言者李羅帖木兒
 傳佐俱坐誅○評甲古先哲王有所興作必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謀及卜筮詢謀
 僉同大然後行未有排群議而妄興作者也脫
 脫當國議開金口河役夫十萬工不為小矣乃
 偏聽獨斷力排群議而為之雖許有任條陳利
 害辭達理明終不為之止其堅忍執愼一至此
 我夫偏聽成奸獨斷生亂它日汝中相龔伯遂
 之徒交構讒譖卒至三月廷試進士賜拜住陳
 恂敗其所從來久矣

祖仁等七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下第者悉授
教官又增鄉

試備榜亦授大同饑餓人相以也滅怯歹為中書
 以學錄致論

辛章○夏四月冀寧地震○車駕幸上都○五

月甲申太白經天○東平雨雹大如馬首六月濟南

山崩汾河溢○以賀惟一為中書右丞惟一仁
傑孫勝

子也初勝以非死罪惟一尚幼而資性開明正
 大師事趙孟頫呂弼襲父職為宿衛長文宗召
 為上都留守上初即位遷御史中丞時中書參
 議佛家閻儉人也惟一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
 行惟一乃辭病去及是起為參政進右丞會御
 史祈君壁復劾佛家閻黜之乃就職○評曰賀
 惟一可謂明人臣之義矣人臣之義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中丞
 言官也不得其言則有去而已右丞與參議同
 省一薰一蕪十年猶臭必儉邪斥而後就職其

進退有道矣噫若秋七月惠州羅浮山崩凡二十七

惟一者豈非賢哉慶遠民莫八等反討平之攻陷南丹左右兩

慶遠民莫八等反討平之江等處命脫脫赤

平之顏討拂郎國獻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純黑後二蹄白八

月庚子朔日食○以成遵為監察御史從上京

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

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盡言職惟循資

求進四曰體履廉訪聲迹不實賢不肖混淆上

皆納之論臺臣曰遵所言皆世祖風紀舊規也

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

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方以孝理天

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大夫是

之議遂寢是歲遵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

指訐時弊執政惡九月鞏卜班討何仁甫平之

之尋改除都事復平溪峒堡辛未車駕還宮○冬十一月辛卯

寨二百餘慶歲星變惑太白聚尾○十二月命右丞賀惟一

等兼知經筵惟一與中丞張起岩樞密乙酉京

未癸

師地震○誅阿魯禿滿坐謀害宰相

三年春正月許有壬罷○二月新鄭密縣地震

○鞏昌山崩成紀寧遠伏羗等縣山三月詔脩

遼金宋三史兒塔識右丞賀惟一中丞張起岩

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漢士曰用人為本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道又當以心術為本漢斯又言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不齊必反復詔振舉風憲詔內外辨論求歸於至當而後可

申朔日食○兩都桑果葉皆黃生龍車駕幸上

都○五月河決白茅口又決金隄並河群邑民

患之遣使體量命大臣訪求治河方畧六月勅經筵官月三進講

○回回刺里反掠解吉隰等州○秋七月汴梁

大水中半扶溝尉氏洧州鄭州七縣八月晉寧進

嘉禾一莖山東盜起州掠兗車駕還宮○九月蔣

丙攻陷連桂州華下班禽緹賊酋唐太二蔣仁

桂州自稱冬十月躬祀太廟上行禮至寧宗室

順天王理當拜否博士劉闡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

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善即服不以為已酉郊右丞相脫脫為亞猷太

難亦美乎

尉知院阿魯充為終獻御史大夫伯撒里與司徒汪家奴充大禮使平章也先帖木兒鐵木兒塔識充侍中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右丞賀惟一充門下侍郎宣徽使達識帖睦爾太常院同知李好文以韓元善為中書參政○大赦以郊充儀禮使以韓元善為中書參政○大赦以郊成大赦天下文官並減一資武官陞散官一等蠲民租五分賜高年帛有差

以別兒怯不花為中書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

○詔寫金字藏經○徵處士脫因伯顏張瑾杜

本本辭不至伯顏等皆授以官獨本辭不至本

忽刺木丞相新武入為御史大夫言于武宗召至京師辭歸隱武夷山中文宗朝徵之不起至

是右丞相脫脫薦之于上詔以為翰林待制賜金幣上尊使者致吾相之意促之為一行至杭州稱疾固辭且致書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民則可以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家則可以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道合則成萬事故易泰卦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元興至是已七十載海宇晏安民物蕃庶君臣契和若可以為泰矣而杜本常見其不合獨憂其非泰何哉蓋邪正混淆則萬事不可合為一理上驕下慢則萬民不可合為一心昔是今非則千載不可合為一不夷夏重輕則四海不可合為一家人徒見上下諾諾聲應氣和以為合不知其適所以乖也廟堂巍巍垂拱無事以為泰孰知其將否也况當是時順帝以方壯之年撫盈成之運不親政

治惟務逸樂而脫脫剛復自用別見怯不花奸
伎及害一相既不合矣各樹私黨以相仇敵豈
足與為治乎易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杜本有焉

甲甲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降一等庚寅河決曹州顧夫萬

遷六事不備者降一等以賀惟一為中書平章趙德壽擢

人決亦梁思監並為參政○以納麟為中書平章姚庸為

左丞○車駕幸上都○夏四月脫脫罷脫脫辭

相封鄭王食邑萬鈔萬鈔幣帛一百疋悉辭不

受霖雨河溢決白茅金隄曹五月以阿魯圖為

中書右丞相脫脫辭相位上問誰可代者以阿

建言諸事阿魯圖曰左右司所以贊助宰相即

即中有所建明當衆議而行之何必別為文字

自有所陳耶思謙慙服它日議除一人為刑部

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

圖曰廟堂即今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

人尚書詳識刑獄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

官何必求強壯者衆皆莫能對其為治知大體
職分之所當為不論人之剛柔皆當以此為務
但柔弱之人或畏權勢則有時而失所守剛強
之士無所撓屈庶不至於阿從耳謂柔軟不可
任刑部亦非過也然阿魯圖之言則可謂知大

體六月伊洛溢○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蒙

陰地震○灤河溢○益都民郭火你赤作亂益都

鹽徒郭火你赤作亂遂上太行由陵川八月車

駕還宮○九月丁亥朔日食○冬十月復令民

納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匡奸罪而輸粟得七品

無有遇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

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官粥辭已非令典况又賣官與奸淫之人其何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三月廷試進士賜普

顏不花張士堅等七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車駕幸上都○丹陽雨紅霧草木皆濡

成紅五月辛卯中書平章嶮巖卒嶮巖嶮巖卒

博通群書以翰林學士知經筵日勸上就學上

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上嘗欲觀畫獨獨即取

鄭忠恕比于圖以進一日上覽宋徽宗畫稱善

所不能者一事對曰獨不能為人主貴能為君它非

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它非

所尚也其隨事規諫裨益皆此類已而平章江

孟頫云○評曰六藝居三物之一而書居六藝之一蓋學者之末節也况畫又書之餘事非惟學者所不必能豈人君所當務乎宋徽宗承八業之基有四海之富不務脩六德慎六行游六藝而拳拳留神於禽鳥竹石以極夫模寫之工與畫史爭高下於錙銖卒使宗社失守殞身虜廷為萬世笑其盡之存於世者正後王之龜鑑也以其所能校其所不能得失瞭然矣其後順帝造龍船製刻漏皆自製其樣精巧出人意表前代所未嘗有燮燮於此豈亦微見其端故因事而諷切之歟惜哉帝之不悟也

秋七月以也先帖木兒鐵木兒塔識通為御史大夫鞏卜班為中書平章○

河決濟陰深官民廬舍殆盡八月車駕還宮○九月以

搠思監為中書右丞朶兒只班為參政朶兒只班東平

王拜住從子元統初為御史首請親祠宗廟及不宜敷赦又陳時政九事一杜罷侍一省財用三停佛事四省冗官五均公田六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官八蠲河南自寶糧九禁取海外姬妾及正旦糾正班次斥教訪司不得入正班撤邊傳旨朶兒只班執不從撤迪曰御史不奉詔邪對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殿酌酒失火朶兒只班劾之撤迪傳詔免罪又執不可一日凡八傳旨乃已伯顏唐其勢家奴怙勢為民害朶兒只班因巡歷捕致于法民大悅及還唐其勢怒曰御史辱我家我何面見人耶朶兒只班曰我知奉法它不知也○大之達出為江西左丞至是召為參政○評曰萬

物本乎夫夫人本乎祖我狄雖生於荒漠不毛之地然具百骸九竅受形氣於父母則國與中國之人無異也元氏雖出於戎狄然既撫有華夏則當以禮義治之焉有宗王殺其大母而無罪者乎當是時太宗正能守法致辟而阿魯圖兒怯不花並居相位黨成天逆絕人倫滅天理甚矣欲不冬十月賜賀惟一國姓更名太平以危亡得手

為御史大夫
故事董端非國姓不得授惟一國姓

遣奉使宣撫巡行天下
詔曰朕自踐祚以來平

之上端居九重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冀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未至以愛育先朝成憲遣官

分遣奉使宣撫巡行天下
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命江西左丞忽都
散花寺拔實江洲參政蔡從德巡江西南湖廣
部尚書使蠻子兵部尚書魏景道巡河南山東兵部
尚書不花樞密院判新義巡河東陝西宣政院
同知伯家奴宣徽僉院王也速迭兒巡山北遼
東湖北宣慰使阿乞刺兩淮運使杜德遠巡雲
南上郡留守阿牙赤陝西左丞王紳巡甘肅大
都留守答爾麻失里河南參政王守誠巡四川
前西臺中丞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巡京
畿平江路達魯花赤左納魯金宋三史成
失里都水監賈忭貞巡廣海

相阿魯圖進三史上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足
法惡者取戒豈止為君者人臣亦當知之卿等
其體朕心以前代韓元善罷以呂思誠為中書
善惡交相戒勉

叅政○十二月至正修格成先是至元四年二月命脩至正條格

以平章阿吉刺監奉元人陳望叔謀作亂伏誅

望叔偽稱燕帖古誅以萬隣鐵穆迺知樞密院馮

思温為御史中丞

六年春正月以亦憐真班為御史大夫亦憐真

南臺大夫時伯顏居相位權疾其論事不阿

還至是復拜中臺盡選中外廉二月辛未興國

兩電大如山東地震凡七日三月京畿山東盜

起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泝運使宋

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

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壯勇千騎捕之不

聽詔中書參政鎖夏四月遼陽吾者野人及水

達達叛為捕海東青煩擾也車駕幸上都○以

呂思誠為中書左丞魏中立為參政○五月陝

西饑○象盜起○盜竊太廟神主○立河南

戊丙

山東行都水監

決以河

汀州民羅天麟

反討殺之

天麟及陳積萬叛陷長汀命江湘右丞忽都

麟積萬來降

秋七月以伯撒里為遼陽左丞相

吾者野人等未靖命太保伯撒里往填撫之

以亦禿渾為雲南平章

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亦禿渾出鎮且使討之仍降詔招諭

以朶兒

直班為中書右丞朶兒麻鎖南班並參政

有以善音

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朶兒直班它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朶兒直

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實有罪它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黜御史撒八兒等

奉使宣撫定定等奏撒八兒等罪杖而黜之時諸道奉使

皆與臺憲互相掎蔽惟定定蘇天爵與湖廣道

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

天爵竟以忤時相罷○評曰御史糾正百司肅清庶政者也而為奉使宣撫所奏黜臺綱陵夷

可知矣夫臺憲不足任於是乎有奉使宣撫猶漢世綉衣直指之類耳今諸道奉使又與臺憲

互相掩蔽則天下無官舉不足任矣其何以為國哉舉京畿道與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者

九百四十九人而諸道無聞馬吏弊之多民瘼之滋又不言

八月車駕還宮○九月邵武地震
如鼓靖州徭賊吳天保寇陷黔陽沅州○冬閏

十月詔赦天下

免差稅三分水旱地方全免

以吉刺班為太

尉○山東河南盜起○河決

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遠邪以

崇陽抑以帖木哥為中書平章○阿魯圖罷

先

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擗脫脫阿魯圖曰

我輩亦常有遺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

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

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何

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魯圖曰我博尔术世

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

史劾我我即宜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若

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

博尔术四世孫也○評曰阿魯圖之不校即去

善矣若其言則未盡當也蓋宰相任天下之重

苟能致君堯舜安輯華夷德被生民功施社稷

所難得者彼四怯薛世裔為足貴哉況為士者

當養廉遠耻大臣被劾去位思過亦禮之常抗

丁亥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是日大風寒朝官仕者數人已而日食

以別兒怯不花為中書右丞相尋罷○以章伯

顏為湖廣左丞以村徭有功以鎖南班為中書右丞

遣童蓋苗並參政阿吉刺知樞密院苗尋罷時大

則非也

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首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辨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廉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廉之地哉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萬貫苗曰諸慶告饑不蒙賑卹力感河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益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以宦者伯帖木苗聞之乃自引去除甘肅左丞

兒為司徒○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廓三月

水動三月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免御史王士點

陸坐奪脩上都大軋元寺○夏四月復以孺兒宣命

怯不花為中書右丞相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

定定為右丞評曰甚矣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

得而狎故去之易小人賦質陰柔如泉之達人

不見其可畏故斥之難別兒怯不花奸邪伎害

不厭人望而為御史大夫者五年居相位者又

五年斥而復用豈非所謂與猶賦也者歟

通州盜起臨清廣平灤州諸處盜起御史言通

之以杜其河東大旱地坼泉湧山崩城陷五月

吳天保陷武岡遣湖廣左丞沙班討之○別兒

怯不花罷以災異迭見罷六月安置太師馬扎

兒台于西寧州

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扎兒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俱行在道則闕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物之精粗馬扎兒台安之以太平為中

書平章福壽為參政魏中立罷○秋七月詔處

士完者圖執禮哈琅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

至以完者圖執禮哈琅為翰林待制樞立為脩撰孝光為著作即初樞以丞相脫脫為台脩

三史史成脫脫辟樞為本府長史辭弗以納麟

為御史大夫脫歡為中書右丞孔思立為參政

納麟誣孔思立受賊事或欲連申呂思誠八月

復徙馬扎兒台于甘肅

馬扎兒台與其子脫脫班人告變且掘臺臣同上奏御史大夫亦怜真

官無大咎過奈何九月車駕還宮○中書左丞

相鐵木兒塔識卒

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上嘗問為治何先對曰

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恨不得如斯人者用

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

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

行之塔識在參議府訖不著奏及入中書乃議復

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謂之○評曰尊德

樂義故隱士無求於朝廷濟世安民故朝廷有
求於隱士鐵木兒塔識之言當矣若謂不容名
爵為足以求隱士則非也夫伊尹耕莘陽三聘
之而後起孔明居隆中昭烈三顧之而後許以
周旋斯二人者豈名爵所可致哉道足以拯天
下時足以行其志感知遇之深於是乎為之用
不然千駟萬鍾何加焉亦終老於耕鋤而已矣
故欲以名爵致隱士者不能以得隱士而為名
爵所謂隱士也亦非以朶兒只為中書左丞相○吳

天保寇陷寶慶殺其湖廣右丞沙班天保陷溆浦諸縣焚

掠無遺又陷寶慶殺湖廣右丞沙班班于軍中復
冠沅州州兵擊走之又寇靖州命平章苟你領
兵威順王寬徽不花鎮南王孛羅
不花合江西湖廣兵同進討之

盜起凡二沿江盜起兩淮

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

鎮其地今戊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

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

敗後竟假手盜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

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賜大承天護

聖寺田業賜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為永

國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住怯薛冗食甚
多乞賜分棟帝牽於衆請令三年後減之○評
曰古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十六萬二千餘頃
為地方百七十里視古侯伯兩國矣不以給民
而以資僧寺是猶割牛馬以忽都不花為中

書右丞○十一月以朶兒只為中書右丞相太

平為左丞相韓加訥為西臺大夫時留守司將

相朶兒只家人先在鴻禧觀察知其致左相者

特豐白其事請却之朶兒只曰彼縱不送我又

何恠烏命受之朶兒只木前太師馬扎兒台卒

于甘肅馬扎兒台卒召其以歸賜為中書右司

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

郡縣賜以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

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

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左丞相太

平咲曰歸都事善慙如此然其策果安出賜曰

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悅使者賜金帛遣

歸足矣存從賜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

者索皮服予之因核在官皮服欲悉給貧民賜

曰宰相當以廣惠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丞相

悟而止胡廣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約據中書請

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之

同情以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謂以孝治天下

也遂許之廣徭入寇詔遣將統思搆楊元帥兵

往討賜書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勝不如

命賜就統彼悅於恩命必能自效此謂之以夷

攻夷也上不從竟無成功○評曰百畝之田無

奪其時則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

墻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故善養民者

在制其常產使得以用天下之時因地之利而已

歸賜謂宰相當以廣惠天下為心是矣謂皮服

能幾何莫若擇飢寒者賑之則非也夫民失常

產而微歛無藝君不節用而費出無經民之記

寒者常多而上之所畜積者不足安得人而
眼之我及况眼之於一時而無以贖其終身亦
終於飢寒選用守令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
而巳矣利置中書議事平章四人○以韓
守令許民間害實封呈省
鋪為饒州路總管時慎選守令魏中立為鋪于
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自昔為妖以禍福
人為盜賊者必禱而卜焉事之尤謹鋪至即撤
其祠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
大駭已而皆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
行者為五經師期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
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於學而饒人以
科第進者視以韓加訥為中書平章

戊子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

○二月納麟致仕以星吉為南臺大夫○以賈

惟貞為永平路總管奉使宣撫稱職故有是命立行都水監

于鄆城以賈魯為大監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

一議備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

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

丁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三月廷試進士

賜阿魯輝帖木兒王宗哲等七十八人及第出

身有差○京畿民饑○賜徽州守臣金帛徽州路達

晉花赤哈刺不花以政績著聞賜金帛以旌之幸國子學○賜銜聖公

銀印○車駕幸上都○以脫脫為太傅○遼陽

兀顏撥魯歡等作亂討平之與鐵火奴俱稱大金子孫官軍討斬

之董哈刺復作亂夏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鎮撫欽察擒之

崩○廣西山崩瀕江溢○四川旱饑○遣使祠

曲阜○以劉恒為山東宣慰使恒守九江有政績故持陞之

以阿刺不花為大司徒○秋八月車駕還宮○

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宋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文母

楊氏宋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汲以瑒館從時未有子為禱于南嶽一日火仲晨起衣冠

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寤聞汲生男心頗異之文仲以春秋名

家而族第棟遠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各通其說集受業家庭出則以藝家子從吳澄游以故

學有源委董士選為南臺中丞廷集家塾入朝為之除大都路教授歷國子助教博士司業為

祭酒嘗上學校議以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

之曰師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

守令自求經明行脩之士身師尊之至誠懇篤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其有所觀感也其次則

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為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其議論文藝猶足以

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及為考官言于

同列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

惟其高者取之不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

在經廷進諫及承詔述作顧問奉奉以帝王治

道古今得失委曲規諷冀有感悟然未嘗語人

既致仕歸家開書舍為二室左曰陶菴右臨淄

曰邵菴故世稱集為邵菴先生卒謚文靖臨淄

兩電大如冬十月吳天保寇全道州有衆十一

月台州民方國珣反命江潮叅政孛兒只班討

之○監察御史張楨李泌言事不聽楨劾太尉

阿吉判太尉固又言明里董阿月魯不花皆陛下深仇伯顏

賊殺親王十二人法當門誅而各人子孫

尚仁于朝宜急誅寃明兒怯不花阿附權奸亦

當遠賦今災異屢見盜賊蜂起海賊要君闖臣

玩冠若不振舉憲章恐有唐末藩鎮之禍不報

泌又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

位何忍忘世相之言乃以高麗行氏亦位皇石

今河決地震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

丑巳

九年春以韓加訥為御史大夫○三月以達識

帖睦迺為湖廣平章○夏四月以欽察台為中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並為中書平章太不花

氏沈厚有大度以外戚入官丞相太平薦其可

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太不花因黨於脫

脫謀害太平人

以是不平之

書平章韓元善為左丞呂思誠為御史中丞○

車駕幸上都○秋七月出監察御史韓勒海壽

為陝西廉訪副使罷御史大夫韓嘉訥官

海壽劾奏

賤中侍御史哈麻及其弟雪雪罪惡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不報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出

海壽于陝西罷江陵沔陽大水○以也先帖木

兒為御史大夫亦憐真班知樞密院○朶兒只

太平俱罷以脫脫為中書右丞相

初脫脫罷相而行其父馬

扎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曰脫脫父歿不克葬為善者怠矣為之固

請脫脫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惠于己

也因汝中相讒間欲中傷之是時參政孔思立

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技用悉誣以罪太平既

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也

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遂止

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

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遂奉元○評曰脫

脫脫之母誠可謂賢矣而脫脫聞命遂止不違其

親之志亦八月以栢顏為中書平章搠思監為

右丞王樞虎兒吐華秦從德並為參政○車駕

還宮○冬十月丁酉開端本堂以李好文為太

子諭德歸賜為贊善張冲為文學皇太子以是日入肄業命

脫脫領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以俟至尊臨幸
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
列坐初上命太子習學漢人文字李好文取經
史傳集有關治體者做大學衍義例為書十一
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集歷代帝王故事
凡百有六篇分為四日一日曰聖慧如漢昭明二
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玄宗友愛
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御千里馬罷露臺之類
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
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與廢
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
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宜以臣
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
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它日太子坐
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太子曰李
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

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評曰孔子曰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中人以下皆可由學而
至順帝開端本堂以教太子妙選師傅隆其禮
節可謂善教矣奈何愛猷失里達職資質庸下
俾昵宵人導之以正如水沃石納之於邪如以
膠扶漆觀其言曰李好文教我儒書終年尚不
曉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曉十一月吳天保陷
豈非所謂下愚不移者哉

辰州○漕運使賈魯言事

魯建言二十餘條從
其八事一京師和糴

二優郵漕司舊領漕戶三接運委官四通州總
治預定委官五船戶出於堤夫海糧壞於堤戶
付疏浚運河七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隸
漕司八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勒海壽官爵放歸田里流韓嘉訥于奴兒干

壽劾哈麻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
大皇后寧宗母也泣訴于上謂御史言為侵已
一怒乃奪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尋誣韓嘉訥賊
罪故流奴兒干以死先是別兒怯不花代脫
為丞相以宿怨每欲中傷脫脫賴哈麻上前營
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秃滿
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至是脫脫復相請太平
陝西出別兒怯不花絳陽秃滿迭兒為四川右
丞詎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
用○評曰以分而言則同生者為兄弟以理而
言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君子之遺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四海之內豈有不當愛者乎結
為兄弟此叔世間巷小人造奸行俠者之所為
豈盛朝公卿大夫之事哉噫它人不足責惜乎
大平賢者而亦為此也又况別兒怯不
花如薰蕕之不可與同器者乎

庚寅

人曹七七反討平之刑部郎中八十兵馬指

十年春正月以搠思監為中書平章玉樞虎兒

吐華為右丞脫列韓鏞並為參政○甲戌隕石

于棣州○三月己卯熒惑犯太微垣○夏四月

丁酉赦○車駕幸上都○六月壬子有星入于

北斗大如月震聲如秋八月始祭三皇江東廉

祀殊訥言三皇開天立極功被萬世每歲常冬十

月添設兵馬司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

東平濟南徐建寧徵士杜本卒本湛靜寡欲於州四兵馬司

度數無不通究尤工篆隸所著有四書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屢召不起為世所尚學者稱

為清碧先生十一月壬子朔日食○更鈔法以呂思

誠為湖廣左丞初左司都事武祺請更鈔法吏部尚書僕哲萬亦以為言命省

臺兩院集議欲以中統交鈔一貫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實

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獨國子祭酒呂思誠持不可其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為漢人為子皆人類也尚

輕薄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一坐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

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

交鈔分為五項一萬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

誠曰至元鈔非但人為偽耳交鈔若出亦有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成也家之童奴且識之

友鈔猶新成也其不敢不親然人未之識偽將

亦不容不改思誠曰汝輩更法欲上誣世皇

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世祖以來諸事皆益

為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萬曰錢鈔兼行

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

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可行哉僕哲萬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

三策行不得行不得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

究脫脫之弟也。評曰：呂思誠之議鈔法，是矣。其片議者以謂與世皇爭高下，則傷於訐非。君子之言也。星隕耀州，化為石，形如斧，有聲。十二月

脩大都城。○方國珍寇温州。○有狂人登麗正

門樓。有狂人登門樓妄言災禍執而鞠置河南

江北都總制庸田使司。其屬有也田

元史續編卷第十三

元史續編卷第十四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十一年春正月命江湖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

國珍。○丁卯星隕蘭陽。○以工部尚書成遵為

河間鹽運使。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

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

深考古博今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復而賈魯以

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
能已丞相脫脫先入其言遵與禿魯力陳其不
可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
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曰汝

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
政謂遵曰情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
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
可易由是出之河間○評曰河決固不可不塞
非興大役不去大害其說亦是也時詘舉蘇古
人所深戒奈何山東連歎民不聊生而欲聚二
十萬人於其地乎腕腕怵於賈魯之說而達成
遵之議故終以召亂至於亡國腕腕安得逃其
罪三月廷試進士賜薦烈園文允中等八十三
人及第出身有差○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
堂說書不至○夏四月詔治河防以賈魯為總
治河防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
使發民十五萬軍二萬自黃陵岡南

連白茅放于黃岡哈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
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
丞王樞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黑驛以兵鎮之進
魯秩二品授銀章令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制便
宜興繕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
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
石人一眼而汝穎妖寇遂乘時而起○評曰童
謠固有之矣然石人非天造地設必人力為之
意者都水之官循行河道講究備塞已非一日
奸人惡其興役也故為是以恐之如牛腹中書
帛之類歟當是時君昏于上政慢于下雖不脩
河雖無石人天下豪傑固將乘時而起何但汝
穎也冀晉地震孟等州不止懷車駕幸上都○五
月己酉朔日食○穎州妖人劉福通反初樂州
人韓山

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水平縣至山
童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
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
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
孫嘗為中國土福通等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
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
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於是
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討福通福通據朱臯
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武陽葉縣等處轉陷
汝寧府及光息州鄉至十萬○評曰崇尚佛教
敬事僧伽莫元世諸君若也假而佛果有靈能
陰翊王度當潛消其冠盜使國祚無窮可也柰
何劉福通等以彌勒佛下生為名首亂天下卒
至亡滅由此言之事佛求福乃更得禍豈虛語
哉

秋七月遣使招諭方國珎

珎李羅帖木兒為國

農達識帖睦及江制參政與執
敬湖東廉訪使董守慤同招諭之
八月丁丑朔

中興路地震○蕭縣人李二等反

李二等亦以

芝麻李及其黨趙君

車駕還宮○羅田人徐壽

輝等反壽輝與麻城人鄒晉勝等亦以妖術陰

黃州及以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帥兵討捕河南

盜賊命也先帖木兒及衛王寬政哥總率大軍

冬十月乙酉太白犯斗己丑晝見熒惑犯歲星

立中書分省于濟寧○饒信等路兩秦及黑

子信州及邵武兩縣黍米民多取食之衢州兩縣黑子大如黍如徐壽輝

僭號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

陷信州執于大本皆屈使從已界之十一月癸

甲寅李見胃丙辰見昂丁巳河

丑有星李于婁甲寅李見胃丙辰見昂丁巳

防成以賈魯為集賢大學士○詔立河平碑四月

通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

命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勞績玄既

有為碑文又作至正河防記其畧以為治河一也

其游因而深之曰渡折其暴因而振之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紆因其直而鑿之可成就故道故道

有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以計開之不

廣難為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之

曠則以制其狂水墜突則以殺其怒治隄則有隄

初築脩築補築之異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有

緜水隄石船隄之分其為埽壘及推卷壘掛之法法

有用土石草木鐵杙鉅之方嘗自言水工之工

黃編卷十四

六萬六千連根株者二千六百葉枯蒲葦雜草
以東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
二萬五千葦席十七萬二千所沉大船一百一十艘
三千艘繩索五萬七千竹茂以介計者十
纜三十二鐵猫三百三十四竹茂以介計者十
五萬釘鑽四萬七千四百有奇官吏軍民俸糧
備實醫藥祭祀兼和買民地為河及雜物用錢
一有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由魯習知
河事故江西妖人鄧南二作亂瑞州總管禹蘇
能成功

福擒斬之○十二月丁丑太白經天○括馬○

以朶兒只班為中書平章烏古孫良禎為叅政

朶兒只班首一治國之道經常為重前西臺侍
御史張頹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相

壬辰

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
華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脫
時脫脫倚任汝中栢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
而朶兒直班正巳立朝及幾出為西臺大夫
十二年春正月竹山賊寇襄陽總管柴肅等死

之肅與監郡李羅復召呂思誠為中書左丞○

徐壽輝陷武昌沔陽威順王寬徹不花及湖廣

平章和尚棄城遁走推官俞述祖等死之壽輝

將丁普即陷漢陽興國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

及和高等並遁去壽輝又遣魯法興陷安陸府

同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又陷中興路山南宣慰
知月吉輪出戰眾潰宣慰使錦州不花遁又

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禦力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評曰和尚平章湖廣鎮守方隅棄城逃賊則支郡莫能自守而俞述祖一郡理官領民兵捍禦奮螳螂之臂以當覆車之轍其命忠勇蓋有餘矣彼方鎮大臣寧不知愧哉

退魯魯等分討江淮盜賊元帥魯魯為添設淮東

丁計徐州命四川平章月魯帖木兒為總兵官與右丞長吉討興元金州等處宣政同知桑哥

與湖北宣慰使朵兒直班守襄陽二月以月魯不花為中書平

章賈魯為添設左丞○鄒平人馬子昭作亂討

斬之○徐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初盜陷斬黃造

船北岸欲南攻九江行省以拒賊衝不報及

分守要官請兵千破瑤昌船艦蔽江而下江西

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瑤昌船艦蔽江而下江西

大震右丞守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

游兵已及境補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

歸路黃梅縣圭簿也先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

之出戰大敗賊兵逐北六十里鄉民垂險下水

石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

我乃令以長木數千貫鐵椎于杪植沿岸水

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椿不得勁黼

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

守臣往往奔城而逃獨黼守孤城中外接絕而

賊勢益熾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禿堅

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

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

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

賈壽輝

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子秉昭俱罵賊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事聞黼淮南左丞隴以納麟為南臺大夫

德住為河南右丞賊侵滑濟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于家

聞命馳至東明沒城隴嚴備禦賊不敢犯三月徐壽輝陷南康袁饒

等州平章道童遁壽輝先陷岳州攻衡州為洞官黃安撫所敗又遣偽將陶

九陷瑞州復為禹蘇福所敗至是陷南康又遣其將歐祥陷袁州項普畧陷饒州河南

左丞相太不花收復南陽等處○以帖木哥為

甘肅平章亦憐真班為江西左丞相帖木哥為南臺大夫

乞致仕不允以為平章甘肅又命亦方國珙復

叛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死之時朝廷方討

芬舟師守大江國珙懷疑走入海太不華遣義

士王六用往諭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遠但來

議降秦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而前船觸沙不

能行垂與國珙遇呼仲遠中前議仲遠目動氣

索秦不華覺其有異手斬之前持賊船射死五

人賊躍入船又斫死二人賊群至欲抱持過國

不船秦不華瞑目叱之奪刀又殺二人賊攢槩

判之中頸死猶植立不動投其尸海中事聞追

贈江潮平章謚忠介○評曰古之將兵伐叛有

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也夫

來降有二心服為上力屈為次方國珙阻兵五

年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

湖湘群盜並起朝廷皆無知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其鋒來議降者特敗兵之計耳而秦不華輕身虎口往受其降輕敵寡陝西謀殺身辱國忠雖有餘而知弗足稱矣

地震

凡百餘日城廓頽圯陵谷遷變會州靜寧

長大餘短者九天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立淮南行省

治揚州轄揚滁和廬蘄黃高郵淮安豐安慶等路設官二十五員以晃火兒不花失烈門並

為平章蠻子為右丞秦從德以悟良合台為中

書參政○湖廣參政鐵傑復岳州漢陽武昌

再漢陽尋四川平章咬住復忠萬夔雲陽等州○

命各行省分道收捕盜賊陝西平章月魯帖木兒討襄鄧州刑部尚

書阿魯討海軍賊江西右丞火你赤參政朵歹

討江西賊以制東宣慰使思寧普守燕湖江西

右丞兀忽失江湖左丞老老與星吉蠻子海

牙同討饒信等處左丞納失里討方國珍也

先帖木兒軍潰召還以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

大夫朶兒直班為湖廣平章尋卒也先帖木兒

中夜驚遂潰退屯米仙鎮詔以中書平章蠻子

代還仍命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魯

等十二人勅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怒中臺仰

史周伯琦附脫脫劾奏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

柔兒直班出文等為各府判官由是人莫敢言
事初范文等將上奏柔兒直班臨署謂左右曰
吾其為平章湖廣矣已而命下果然關中人
留慰遣之間道得出至胡廣汝中相等等言于
脫曰不殺柔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
民爭輸粟總兵者希指侵辱之不為動脫又
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益
如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勳舊吾苟傷之人將
不食吾餘矣柔兒直班亦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評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書曰用命
賞于相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孥戮汝云
者罪非獨一身也蓋重言以深戒之耳也先帖
木兒為將覆軍當伏孥戮之罪而脫脫之更
召為臺端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
當是時中臺之官以罪人為之長曾不知耻而
西臺乃能連年論劾彼周伯琦者不反躬自愧

顧以越分干譽塗汚正臣所謂小人
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癸

卯朔日食○以擗思監為中書平章○撫建賊
塗佑等攻陷邵武郡將吳按攤不花討斬之

賊塗佑及建寧應必達攻翰林承旨歐陽玄致

仕以武為按攤不花所誅翰林承旨歐陽玄致

俸終身此朝廷待賢優老之美意然不居其位
不治其事而苟食其祿非義也若辭而弗受不

亦善車駕幸上都○聶炳復荊門州

起荆門不守炳募土兵七萬復之命南臺大夫
又與平章咬住復江陵及歸峽川

納麟討方國珎給宣勅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怒

攻方詔天下完城廓築隄防○五月安置故瀛

國公子和尚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徹徹帖木

盜輒引二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趙

大名旱蝗飢民七十一萬六以杜秉彜為中書

叅政○秋七月徽饒賊攻陷杭州江淞叅政樊

執敵戰死董搏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賊倉卒

無備執敵遂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

擒而時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復安豐乘勝攻
濠州朝廷命移軍援江南定渡江至德清而杭
州已陷教化問討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
女王烏必縱恣不服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
州設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
能決諸將亦難之搏霄曰公江洲相君方面失
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劍顧諸將曰相
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
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
接待寺寨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賊
復寇於清湖霄又破之降賊將潘大翁等二千
人賊又寇于秋關搏霄還於潛按軍不動左右
請進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向旗登山望賊約
曰賊以吾為怯必懈汝伺其有間麾旗又伏兵
城外授以火砲復約曰見旗為砲即發已而旗
動砲發兵乃盡出新散千級賊又攻三關搏霄

分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領然後會兵
擒賊巢七戰寇之賊帥楊元等來降進克廣德
斬賊合徽既軍復犯徽州賊中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傳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擒道
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評曰古之為
治者文章必有武備以制居十三省之首壤地
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
南之巨鎮而山賊肆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
久文恬武嬉任方而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
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道
一與執教獨力戰而死豈不為之猶賢
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徐壽輝

兵陷福寧知州王伯顏戰死○方國珩攻台州
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等擊走之○以哈麻為中

書右丞○齊王失烈門獻馬一萬五千匹○丁

卯太白犯歲星○詔以太傅右丞相脫脫總兵

討徐州命中書參政帖里帖木兒為江淞石丞

省院臺分官屬以從稟受節制爵賞誅殺一聽
便宜從事知院阿吉刺平章搠思監也可扎魯
忽赤福壽並從出師賜脫脫金車駕還宮○安

陸賊將俞君正復陷中興荆門知州聶炳等死

之君正復陷中興交任與戰敗績奔松滋判官
上郡死之炳援絕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賊以
刀扶其齒盡斷賜也先帖木兒金帛傳史及
其左臂支解之

憲司總帥萬戶肅文章論也先帖木兒出征河
南功績故有是賜○評曰也先帖木兒潰軍於
沙河得免誅幸矣今內外臺院憲司帥府交
章論功賜以全帛則縹亂是非顛倒賞罰甚矣
斯蓋臺院司府亦有脫脫而不知有朝廷知
有私黨而不知有公論故也欲無危亡得手義
民范忠等復中興路中興人范忠借荆門僧季
正欺走龍鎮指揮俺都剌哈蛮領兵脫脫復徐
入城咬住自松滋還屯兵于石馬
州芝麻李遁走遂屠其城脫脫以遠魯魯為淮
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次徐
州攻其南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
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獲其黃
旗為號其積聚追擒偽千戶數十人遂屠其

命曰平章普化爾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
評曰民之從亂亦迫於力之不勢之不得已
也朝廷若能吊民伐罪撫順討逆使仁聞四馳
義聲先路將前徒倒戈壺漿來迎矣脫脫復徐
州不能致元兇於顯戮而遷怒齊民恣行夷滅
其不仁若是豈王者之師哉我宅日高郵堅守不
下未必不可昭昭矣乎然元之脫脫人禍天誅終不能
免豈不昭昭矣乎然元之脫脫人禍天誅終不能
國亦始於此矣○脫脫之復相也於恩恣無不
報又用烏古孫良禎龔伯璉汝中相伯帖木兒
等為僚屬相與排異已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
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為之解得召
遂脫脫深德之引為右丞是時汝中相恭議省
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
栢因諾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街之哈
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即

中宣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
 以汝中栢為治書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
 栢恐哈麻為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令與也
 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
 譜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冬十月
 視師未及成功為群小所搆竟以罪去冬十月
丙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和糴于遼陽**
 粟豆五以阿吉刺為淮南平章星吉為江西平
 十萬石章○十一月星吉與賊戰于湖口死之時內外
 政星吉初為南臺大夫獨持風裁執政惡之移
 湖廣平章威順王在武昌所為多縱暴非法星
 吉至謁王曰王帝室之胄古所謂伯父叔父也
 今真音不聞而以淫機賈怨非所謂自貽多福

也王起握星吉手謝之悉罷其所為會汝頴盜
 起星吉募土兵完城隍以守賊遣二千人詔降
 星吉得其情械繫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會武
 為大司農同僚受賂脫械賊大至內外響應武
 昌遂陷鄂人泣曰星吉不去吾豈為俘囚乎星
 吉入見具陳本末上大喜賜之食時宰不悅奏
 為江西平章至江東有詔令守江州而江州已
 陷賊據池陽太平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
 趨銅陵克之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
 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
 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遂復湖口縣克
 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
 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而湖廣既陷江
 西被圍淮瀾亦多故日以久援不至糧乏卒疲或
 勸以東南完實蓋因糧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
 命守江西必死于此賊乘大艦來攻編章後塞

上下流火之星告帥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
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
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
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
人糊思吉十二月谷失八都魯復襄陽○以察
之子也

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為知府

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州羅山
人李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故皆用之詔議

屯田立分司農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

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上曰苟利國家其
議行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

順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
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

種給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為古孫良預並為

大司農卿又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園

墾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室名添設職事勅

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校正九品二百名

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
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給

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悟良哈台

為右丞烏古孫良楨為左丞杜秉彝孛孛子並參

政○方國珎降○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二月壬戌以谷失八魯為四川右丞賞復襄英戊
子又犯太白熒惑辰星聚奎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許曰用大舉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

燒積聚而不能獲其梁冠何名為王徐勳暑成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建中栢伯帖木兒

之徒欺其上以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夏

阿附權臣也阿附權臣也四月車駕幸上都○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復

饒州賊葉奔潰亦憐真班與江州左丞相老引兵由信州元帥韓邦彥等取

道浮梁同復饒州新黃賊開風奔潰以阿吉刺為嶺北左丞相○

泰州民張士誠反尋招降之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弟士德士信反

先隋奉州命淮西宣慰副使也五月張士誠復攻

陷高郵知府李齊死之初淮南行省遣齊招降

賊黨尚峰聚士誠復鼓變殺參政趙璉走入湖

復陷興化行省左丞僕哲萬偕宗王鎮高郵出

齊守定興五月乙未賊數人呼譟入城省憲

官皆逃齊急還城門已閉賊遂據高郵連興化

實應詔赦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

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守計官軍謀知

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

論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為之

學云○士誠之再反也朝廷謂其有降意遣翰

林侍制孫搦淮南行省照磨盛昭相繼撫諭授

以官爵士誠皆留之六月立皇子愛猷諱理達

臘為皇太子大赦○立詹事院○復安陸府院知

失刺把都總河南軍平章各失八都魯命淮南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復安陸府

平章達識帖睦迺福壽討張士誠○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水日湖廣叅政阿魯輝復

漢陽武昌○復江州○以四川平章玉樞虎兒

吐華右丞完者不花鎮守中興○九月乙丑朔

日食壬辰太白經天○車駕還宮○南臺大夫

納麟罷○復道州瑞州臨江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獲賊將周

伯顏誅之江西左丞火你赤以江西賊帥王善

寇閩劉健討斬之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

箭墮馬健下馬拔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

以死拒賊善義之釋使收濬免歛瘞健歸請帥

府兵以復仇弟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

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

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

祥獻於帥府饗之於是授健古田縣尹○評曰

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減軍之賊智勇
俱全益奇士也撫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
才矣使之提兵萬人豈冬十一月庚戌京師無
不足以保障一方也哉
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大同疫死者授

方國珎官國珎不受命

從帖里帖木兒左達微

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珎信州路治中

督遣之任國珎疑懼不受命○評曰猛虎出林

蛟龍失水人皆得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

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

不憂乎危止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

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十

也朝廷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二月復均房等州陝西平章李羅四右丞

羅等守之谷失八**江**都魯復均房等州詔李

都魯討東正陽**瀚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擊**

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走卜顏帖木兒及

南基中丞蠻子

海牙四川參政哈

牙罕沙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敗之壽輝遁去

獲其偽官哈麻進西天僧于帝之術號演襟兒

法又進西番僧沈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

以西天僧為司徒沈璘真為大元國師各舉良

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謂上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益世而已人生能

獎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上曰從事

於其法廣取婦女事淫戲選采女為十八天魔

舞八郎者而哈麻妹塔克魯帖木兒與老的沙

等十八號倚納皆有寵在上前相與褻狎甚至

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宜即兀該猶華言事事

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

醜穢外聞皇太子年長尤深

疾其所為而欲去之未能也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水五色

花草如繪畫三日

解乙丑癸感犯歲星○復峽州○二月以苟兒

為淮南平章呂思誠為湖廣左丞○遣吏部侍

郎貢師泰和糴浙西

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泰還選兵部侍郎即整飭京師至上都

驛戶師泰驗其需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

貴以不利於己深嫉之會朝廷三月癸亥朔日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食○廷賜進士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六十二人

及第出身有差○以谷失八都魯為四川平章

○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卒

江西自道童以寬容為政軍民解弛

亦憐真班至風乘一新聲漸振盜賊謀歸款至是以疾卒所為之喪氣

夏四月

癸巳朔介休縣地震○車駕幸上都○江西湖

廣大飢疫○詔討方國珣

以阿兒溫沙為江州右丞思寧普為泰政

總兵討捕

五月立南陽等處毛葫蘆萬戶府

募土人為兵免

其差役令討賊自劫因其鄉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

六月張士誠寇

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績

諸平皆濟詔江州帖

賸賸庚戌陷泗州官軍復潰

伊瀋遜○秋七月

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子乘輅俱罵賊死州民間
之哭聲震天具棺葬之時黼兄冕居穎亦死于
賊事關贈精淮南左丞隴以納麟為南臺大夫
西公謹志文立廟江州

德住為河南右丞賊侵滑濟命德住為河南右丞
守東明時德住致仕于家

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三月徐壽輝陷南康袁饒

等州平章道童遁壽輝先陷岳州攻衡州為洞

九陷瑞州復為禹蘇福所敗至是陷南康又遣其將歐祥陷袁州項普畧陷饒州河南

左丞相太不花收復南陽等處○以帖木哥為

甘肅平章亦憐真班為江西左丞相帖木哥為

乞致仕不允以為平章甘肅又命亦方國珙復

叛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死之時朝廷方討

芬舟師守大江國珙懷疑走入海太不華遣義

士王六用往諭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但來

能行垂與國珙遇呼仲達中前議仲達目動氣

索秦不華覺其有異手斬之前持賊船射死五

人賊躍入船又斫死二人賊群至欲抱持過國

劫船秦不華瞑目叱之奪刀又殺二人賊攢槩

判之中頸死猶植立不動投其尸海中事聞追

贈江州平章謚忠介○評曰古之將兵伐叛有

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也夫

來降有二心服為上力屈為次方國珙阻兵五

年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

也力未屈心未服其降者特款兵之計
耳而秦不華輕身虎口往受其降輕敵寡
謀夜身辱國忠雖有餘而知弗足稱矣
陝西

地震凡百餘日城廓頽圮陵谷遺變會州靜寧

長大餘短者九天人莫能挽因改
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陷安

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立淮南行省

治揚州轄揚滁和廬蘄黃高郵淮安豐安慶
等路設官二十五員以晃火兒不花失烈門並

為平章蠻子為右丞秦從德
為左丞吞吞夫秃趙璉並參政以悟良合台為中

書參政○湖廣參政鐵傑復岳州漢陽武昌

漢陽尋再陷四川平章咬住復忠萬夔雲陽等州○

命各行省分道收捕盜賊陝西平章月魯帖木兒討襄鄧州刑部尚

書阿魯討海軍賊江西右丞火你赤參政朵歹

討江西賊以制東宣慰使思寧普亨燕湖江西

右丞兀忽失江湖左丞老老與里吉蠻子海

牙同討饒信等處左吞納失里討方國珍也

先帖木兒軍潰召還以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

大夫朵兒直班為湖廣平章尋卒也先帖木兒

中夜驚遂潰退屯米仙鎮詔以中書平章蠻子
代還仍命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魯
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怒中臺柳
史周伯琦附脫脫劾奏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

采兒直班出文等為各府判官由是人莫敢言
事初范文等將上奏采兒直班臨署謂左右曰
吾其為平章湖廣矣已而命下果然關中人
留慰遣之間道得出至胡廣汝中相等同言于
脫曰不殺系兒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
民爭輸粟總兵者希指侵辱之不為動脫又
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風使害之完者至益
如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勲舊吾苟傷之人將
不食吾餘矣系兒直班亦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評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書曰用命
賞于相不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孥戮汝云
者罪非獨一身也蓋重言以深戒之耳也先帖
木兒為將覆軍嘗伏孥戮之罪而脫脫鹿之更
召為臺端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為能勝我
當是時中臺之官以罪人為之長曾不知耻而
西臺乃能連年論劾彼周伯琦者不反躬自愧而

顧以越分干譽塗汚正隕所謂小人
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癸

卯朔日食○以搆思監為中書平章○撫建賊

塗佑等攻陷邵武郡將吳按攤不花討斬之

賊塗佑及建寧應必達攻翰林承旨歐陽玄致

陷邵武為按攤不花所誅翰林承旨歐陽玄致

仕俸終身○評曰仕者之祿曰俸致仕而給金

俸終身此朝廷待賢優老之美意然不居其位
不治其事而苟食其祿非義也若辭而弗受不
亦善車駕幸上都○聶炳復荊門州

起荆門不守炳募土兵七萬復之命南臺大夫
又與平章咬住復江陵及歸峽川

納麟討方國珎給宣勅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怒

攻方詔天下完城廓築隄防○五月安置故瀛

國公子和尚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徽徽帖木

盜輒引二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趙

大名旱蝗飢民七十一萬六以杜秉彜為中書

叅政○秋七月徽饒賊攻陷杭州江淞叅政樊

執敵戰死董搏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賊倉卒

無備執敵遂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

擒而死刑董搏霄從平章教化復安豐乘勝攻

州已陷教化問討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

能決諸將亦難之搏霄曰公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

君有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

接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

復寇於潛搏霄又破之降賊將潘大猷等二千

請進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向旗登山望賊約

城外授以火砲復約曰見旗即發三關搏霄

分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領然後會兵
持賊巢七戰卷之賊帥楊元等來降進克廣德
斬賊合徽既軍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持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擒道
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評曰古之為
治者文章必有武備江州居十三省之首壤地
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
南之巨鎮而山賊肆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
久文恬武嬉任方而者皆蒙古色目貴族之子
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道
一與執教獨力戰而死豈不為之猶賢
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徐壽輝

兵陷福寧知州王伯顏戰死○方國珩攻台州

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等擊走之○以哈麻為中

書右丞○齊王失烈門獻馬一萬五千匹○丁

卯太白犯歲星○詔以太傅右丞相脫脫總兵

討徐州命中書叅政帖里帖木兒為江浙石丞

省院臺分官屬以從稟受節制爵賞誅殺一聽

便宜從事知院阿吉刺平章搠思監也可札魯

忽赤福壽並從出師賜脫脫金車駕還宮○安

陸賊將俞君正復陷中興荆門知州聶炳等死

之君正復陷中興被執罵不絕口賊以

刀扶其齒盡斷賜也先帖木兒金帛分臺院

憲司總帥萬戶齊文章論也先帖木兒出征河
南功績故有是賜○評曰也先帖木兒濱軍於
沙河得免誅幸矣今內外臺院憲司帥府交
章論功賜以全帛則縹緲亂是非顛倒賞罰甚矣
斯蓋臺院司府公論故也欲無危亡得手義
有私黨而不知公論故也
民范忠等復中興路智帥義兵復中興路俞君
正撤走龍鎮指揮俺都刺哈蠻領兵
入城咬住自松滋還屯兵于石馬
脫脫復徐
州芝麻李遁走遂屠其城脫脫以遠魯曾為淮
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次徐
州攻其南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
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纛
焚其積聚追擒為千戶數十人遂屠其

命曰平章普化爾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
評曰民之從亂亦迫於力之不足勢之不得已
也朝廷若能吊民伐罪撫順討逆使仁聞四馳
義聲先路將前徒倒戈壺漿來迎矣脫脫復徐
州不能致元兇於顯戮而遷怒齊民恣行夷滅
其不仁若是豈王者之師哉我宅日高郵堅守不
下未必不可昭昭矣乎然元之脫脫人禍天誅終不能
免豈不昭昭矣乎然元之脫脫人禍天誅終不能
國亦始於此矣○脫脫之復相也於恩恣無不
報又用烏古孫良楨龔伯璉汝中相伯帖木兒
等為僚屬相與排異己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
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者哈麻屢為之解得召
遂脫脫深德之引為右丞是時汝中相恭議省
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汝中
相因諾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街之哈
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即

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為治書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栢恐哈麻為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遂請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冬十月視師未及成功為群小所構竟以罪去

丙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和糴于遼陽粟豆五以阿吉刺為淮南平章星吉為江西平

章○十一月星吉與賊戰于湖口死之時內外

政星吉初為南臺大天獨持風裁執政惡之移湖廣平章威順王在武昌所為多縱暴非法星吉至謁王曰王帝室之胄古所謂伯父叔父也今真音不聞而以淫穢賈怨非所謂自貽多福

也王起握星吉手謝之悉罷其所為會汝穎盜起星吉募土兵完城隍以守賊遣二千人詠降

星吉得其情械繫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會召為大司農同僚受賂脫械賊大至內外響應武

昌入見具陳本末上大喜賜之食時宰不悅奏吉入見具陳本末上大喜賜之食時宰不悅奏

為江西平章至江東有詔令守江州而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

趨銅陵克之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

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

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而湖廣既陷江西被圍淮瀾亦多故日以久援不至糧乏卒疲或

勸以東南完實蓋因糧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

上下流火之星吉帥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
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
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去斤之凡七日乃自
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
人擲思吉
十二月谷失八都魯復襄陽○以察

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為知府

穎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州羅山詔議
人李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故皆用之

屯田立分司農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

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上曰苟利國家其
議行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

順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
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

種給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預並為
大司農卿又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園

墾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室名添設職事勅
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

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
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驗

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中書平章悟良哈台

為右丞烏古孫良楨為左丞杜秉彝孛孛子並參

政○方國珍降○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二月壬戌以谷失八魯為四川右丞實復襄英戊

戌太白熒惑辰星聚奎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

○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討曰用大舉破小寇

燒積聚而不能獲其梁冠何名為王徐勳暑滅

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法中栢伯帖木兒

之徒欺其上以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夏

阿附權臣也

四月車駕幸上都○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復

饒州賊葉奔潰亦憐真班與江州左丞老引

道淳梁同復饒州以阿吉刺為嶺北左丞相○

新黃賊開風奔潰

泰州民張士誠反尋招降之白駒場亭民張士

先奉州命淮西宣慰副使也五月張士誠復攻

陷不花討之未幾士誠請降

陷高郵知府李齊死之初淮南行省遣齊招降

賊黨尚峰聚士誠復鼓變殺參政趙璉走入湖

復陷興化行省左丞僕哲萬偕宗王鎮高郵出

齊守齊急還城門已閉賊數人呼譟入城省憲

官皆逃齊急還城門已閉賊數人呼譟入城省憲

實應詔赦至不得入賊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受

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手獄齊雖辨說百端

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縶守計官軍謀知

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

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為之時

論謂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

學云○士誠之再反也朝廷謂其有降意遣翰

林侍制孫搦淮南行省照磨盛昭相繼撫諭授

以中舍士誠皆留之六月立皇子愛猷謹理達

二人不屈亦被殺

臘為皇太子大赦○立詹事院○復安陸府院知

失刺把都總河南軍平章各失八都魯命淮南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復安陸府

平章達識帖睦爾福壽討張士誠○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水日湖廣叅政阿魯輝復

漢陽武昌○復江州○以四川平章玉樞虎兒

吐華右丞完者不花鎮守中興○九月乙丑朔

日食壬辰太白經天○車駕還宮○南臺大夫

納麟罷○復道州瑞州臨江廣西元帥甄崇福

伯顏誅之江西左丞火你赤以江西賊帥王善

寇閩劉健討斬之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

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

箭墮馬健下馬拔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

以死拒賊善義之釋使收濬屍歛瘞健歸請帥

府兵以復仇弟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

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

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

祥獻於帥府健之於是授健古田縣尹○評曰

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軍之賊智勇

俱全蓋奇士也撫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

雲而雷

少頃有火墜于東南是大同疫死者授

才矣使之提兵萬人豈冬十一月庚戌京師無

不不足以保障一方也

日脩武襄垣二縣同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大同疫死者授

方國珎官國珎不受命

從帖里帖木兒左達納

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璋信州路治中國璋

督遣之任國珎疑懼不受命○評曰狂虎出林

蛟龍失水人皆得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

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

不憂乎危止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

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十

也朝廷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二月復均房等州陝西平章字羅四川右丞

羅等守之谷失八**江潮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擊**

都魯討東正陽**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走**卜顏帖木兒及

海牙四川參政谷隆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

牙罕沙合軍討徐壽輝于蘄水敗之壽輝遁去

獲其偽官**哈麻進西天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

法又進西番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

以西天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舉良

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上曰陛下尊

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一見世而已人生能

美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上曰從事

於其法廣取婦女事淫戲選采女為十八天魔

舞八郎者而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與老的沙

等十八號倚納皆有寵在上前相與褻狎甚至

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宜即兀該猶華言事事

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

醜穢外聞皇太子年長尤深

疾其所為而欲去之未能也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水五色

花草如繪畫三日

解乙丑癸感犯歲星○復峽州○二月以苟兒

為淮南平章呂思誠為湖廣左丞○遣吏部侍

郎貢師泰和糴浙西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泰還還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戶師泰驗其需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

貴以不利於已深嫉之會朝廷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三月癸亥朔日

食○廷賜進士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六十二人

及第出身有差○以谷失八都魯為四川平章

○江西左丞相亦憐真班卒

江西自道童以寬容為政軍民漸弛

亦憐真班至風采一新威聲漸振盜賊謀歸款至是以疾卒所部為之喪氣

夏四月

癸巳朔介休縣地震○車駕幸上都○江西湖

廣大飢疫○詔討方國珎

以阿兒溫沙為江

總兵討捕五月立南陽等處毛葫蘆萬戶府

募土人為兵免

其差役令討賊自劫因其鄉人六月張士誠寇

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

揚州達識帖睦遜兵敗績

諸軍皆潰詔江

賚賈復進兵已酉士誠陷行伊洛溢○秋七月

政佛家問會達識帖

汾州孝義縣地震○八月車駕還宮○以月赤

察兒為中書平章呂思誠為左丞臧卜為叅政

冬十月命右丞相脫脫總兵征高郵總制諸王各受馬諸

省各異軍馬出征兵至高郵戰勅諸司奏事先

啓皇太子○十二月以瑣南班為中書平章桑

哥失里為右丞定住為左丞○詔罷脫脫兵柄

以河南左丞相太不花代總其軍御史表賽因不花等勅奏

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

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尋安置享夏又詔脫脫

老師費財坐視寇盜削官爵淮安置陞太不

花為河南左丞相月赤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

密院一同總領諸處征進軍馬詔至軍中龔伯

遜曰前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

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

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能是我與天子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乃聽詔容省副使哈刺答

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化人之手今日寧死至

相前接刀自到死○評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

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今効其庸才鄙器者

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所以然者前

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日臺

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為是

紛紛耳臺憲綱紀若此其何以治哉

紹興

地震○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詔威順王寬徹

不花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甲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甲遣復歸

鎮吞失八都魯復河陰鞏縣○京師大飢疫有

父子相合者造龍船於內苑上自製其樣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

糊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換子龍身并殿宇用五

采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

金荔支帶四帶頭巾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

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

湔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戲壺其中運水

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玉女捧時刻籌時至

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神一縣鐘一縣鉦夜則

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一縣鉦時

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料皆謂前代所

未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料皆謂前代所

校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

舞奏樂宮官受秘法者得入餘不得與○評

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樣則非工之罪

未乙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以黑厰為中書平章奇

伯顏不花為遼陽平章○徐壽輝偽將倪文俊

復陷沔陽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

大受用火筏燒安置脫脫于亦集乃路○上都

飢○遣兵備禦關陝諸處河南參政洪丑問塔

陝西參政述律朵兒只守潼關阿里溫沙守南

川宗王割牙失里守興元朵來備山東時河南

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

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

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

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

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

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

何人奏水畢鳴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

乃人奏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

丙辰太白經天三月戊寅並如之亥二月己未

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小明王劉福通等自礪山

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

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

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拆

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運道等各遣子入侍

道得寵專權福通命甲士搨以達識帖睦爾

為中書平章咬咬為遼陽左丞相○立淮東等

虞宣慰司置司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

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

兵五千名者為萬戶五百名為千汪家奴罷

戶一百名為百戶降宣勅牌面

三月徐壽輝兵陷襄陽○竄脫脫于雲南鎮西

路及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弼門長子答剌

荊州兩血○車駕幸上都○夏四月分行省于

彰德命右丞藏卜左丞烏古孫良輔往治之以雪雪為御史大夫

定住為中書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哥失里

為平章雪雪既為大夫復拜哈麻為相於遣使

招安張士誠遣翰林待制烏馬兒等賈宣命印

呂思誠罷○五月詔削河南左丞相

太不花官爵命荅失八都魯總其兵御史也里

從征命荅失八都魯管領太不花一應軍馬○

評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用脫

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命

將出師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况不數月

復以太不花為湖廣左丞相招捕盜賊夫慢功

兒只班死之○六月削奪集賢大學士吳直方

等官爵御史答林禿剌奏脫脫之師吳直方及

其參軍黑漢長史火里赤等並宜追奪

之從以吞失八都魯為河南平章○保德州地震

○徵徽州隱士鄭玉為翰林待制不至

大明太祖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

巾妖寇倡亂南北郡縣多取之秋七月立防禦海道

運糧萬戶府于台州府于平江分遣使招諭及備

禦諸路命將作院判烏馬兒招安濠泗淮南左

招安沔陽四川平章王樞虎兒吐華助之平章

交住等守禦湖廣江洲參政納麟哈刺會平章

定定進取常州南臺大夫福壽守集慶親王突

里門守曹州知院各兒麻監藏等屯中與湖廣

平章孫哥亦虎輝等守襄陽參政哈林虎等守

河陽仍詔太平統諸軍收討所陷郡縣平章瑩

子海牙和院解任馬守禦以遠識帖睦爾為江

大江南岸同阿魯反護營

潮左丞相便宜行事

用非人肆通賄贈官粥餽惟視貨之重輕為

高下由是妨礙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

恬不以為意○評曰古稱立賢無方而元之用

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車駕還

宮○九月以紐的該為中書平章幹樂臧卜並

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

正者無逾太平而才智如成遠董博雷退魯魯

身治方而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

宮○九月以紐的該為中書平章幹樂臧卜並

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車駕還

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

正者無逾太平而才智如成遠董博雷退魯魯

身治方而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

宮○九月以紐的該為中書平章幹樂臧卜並

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車駕還

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

正者無逾太平而才智如成遠董博雷退魯魯

身治方而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

宮○九月以紐的該為中書平章幹樂臧卜並

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車駕還

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

右丞杜秉彝許有壬並左丞成遵李稷實理門

並參政時以言為諱許有壬力言朝廷政務始

無閉志遂倡招降之策其言多不載皆切中時

病有僧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成皆

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語塞不能對未幾

有壬罷為集賢大學士兼大子諭德太子以有

壬前朝舊德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去冬十月

驚禽以為樂見有壬至遽呼左右屏去

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以慶童為淮南平

章太不花為湖廣左丞相仍命太不花總兵招

還原奪定住罷以病辭命答失八都魯攻劉福

通軍大破之答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

潰至中年收散卒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

破賊兵復駐汴梁十二月敗賊于太康遂圍毫

州偽宋主小明十二月詔赦以天下兵起下以

察罕帖木兒為刑部侍郎屢與賊戰于河南北

哈麻殺脫脫脫脫之貶雲南也行次大理騰衝

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

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街之至是再徙

阿輕乞之地惠發鐵甲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

使賜之鶴遂卒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

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奸
賢下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
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
復私仇君子病焉○評曰易曰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哈麻非能殺脫也脫自取之耳夫小
人之情狀於人當路則吮癘舐痔無所不用其
諂及其失勢則攘臂下石無所不盡其力苟不
絕之於其初未有不受其禍者也方別兒怯不
花欲害脫脫之時哈麻營護之於內太平保全
之於外及其復相脫脫知哈麻而不知太平者
太平持公義不欲人之知哈麻比小人其及也
之不知也不察乎此而仇君乎比小人之及也
宜置大兵農司詔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
我置大兵農司詔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
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節等四處
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

申三

鎮撫司四 荊州大水

十六年春正月立福建行省

納以江洲平章右丞

阿魯溫沙為平章福建廉使莊嘉為右丞元帥

吳鐸為左丞司農丞納都赤益都總管卓思敬

夫哈麻雪雪罷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

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

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

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

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為帝已必先見誅即以其

黃編

年老故耳上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老
耶因即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麻
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二人
罪惡上曰哈麻兄弟雖有罪且與朕弟司乳姑
殺其罪則令哈麻雪雪伏誅哈麻雪雪之罪不巳
出証遂罷哈麻雪雪伏誅哈麻雪雪之罪不巳
乃命二人出城受詔遂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
州此行尋皆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
皆以賜哈麻及是哈麻死籍其家而所得也先
帖木兒之車藏封識固未嘗啓也中外皆謂上
怒其講脫脫兄弟之故不知其
罪由於不執以是人皆快之
荊州地震 凡十

徐壽輝據漢陽建偽都○二月禁銷毀販賣銅

錢○詔舉守令命六部諸監院正官各遣使祠

田阜○張士誠陷平江入據之遂陷松江三月

和買馬凡六萬匹

大明取集慶南臺大夫福壽死之福壽初為淮

有方遷南臺大夫先是集慶有傲阿魯輝將苗
軍來援事平紹苗兵揚州而苗蠻獷悍殺阿魯
輝以叛集慶援絕高郵盧和相繼淪隱福壽募
民兵勸出粟激厲固守及天兵圍集慶福壽
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已而力不能支遂破百
司奔潰福壽據胡床坐鳳凰臺下軍士四集遂
被殺治書賀方守臣立江湔行樞密院治杭州
達尼達思亦死之
帖睦爾兼知院節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
制諸軍便宜行事

授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邊○夏四月以擢思監

為中書左丞相普化為御史大夫○五月以朶

朶為陝西左丞相○車駕幸上都○徐壽輝復

寇襄陽陷常德澧州○六月

大明兵取廣德○彰德李樹生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

瓜民皆無家秋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江湖丞相

達識帖睦爾遁平章左丞納失里戰死叅政楊

完者等擊敗之評曰夫受人之託者死人之事達識帖睦爾以丞相兼知樞密

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適一成且不保况東南千里之地乎卒

為士誠所逼遂身死名喪為天下笑悲夫八月徐壽輝遣倪文俊攻

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彗星見張宿色青

指西南長尺餘至十月車駕還宮○九月汝穎賊

李武崔德等攻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死豫王

引兵復之武等敗走初潼關破豫王同知院定

之已而復陷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察罕帖木

兒為兵部尚書賊陷陝虢察罕帖木兒引兵復

貴州志卷之四

為兵部尚書僉事
北行樞密院事
詔徙置江南行御史臺治紹

興復以納麟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箕墜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

割者命車吞失八都魯遣使來獻捷
初朝廷遣脫

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己至西大戰數合吞失八都魯墜馬其子李羅帖木兒失

令上馬先還連發矢斃追者夜一鼓步回營移駐陳留攻取夾河寨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

賊以五百騎乘夜來劫營不克比曉官軍力戰自寅至巳斬賊首數萬擒偽將九人後其偽丞

相王顯忠羅文素遣李羅帖木兒報捷上賜勞內殿拜吞失八都魯為河南左丞相李羅帖木

兒四川
左丞
淮安城陷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

華與副使劉甲打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總兵者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賊因掘塹圍

汴安芻餉路絕元帥具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

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使之草木螺蛤魚鱉烏魚及靴皮鞍韉華廂敗

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不

華猶据西門力閉中傷為賊所執殺而嚮之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十百戰精忠

大張巡人比十一月有星流于東南○河南陷廉

訪副使俺普遁○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

可帖木兒○復衡州湖廣叅政也先帖木兒與

之兵復以董搏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初搏霄建

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

服則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

上下瀕淮海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

連珠營每三十里一總若總營中又設一小營

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

事則凡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

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

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

以夾布囊盛之用即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

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四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

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又米一升十

可給二萬人比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且淮南

比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宜置軍民

防禦司籍其民以屯練也轉兵積穀且耕且義

內完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

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評曰搏霄百里一

運糧之術可施之於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

者耳若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

持久而則此法未易行行之亦未必善也夫其為

說以三千六百人行一里三千六百人行十步負米四

斗三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二百

息有米不著地往來接運日行五百四計路二

石八里則當用運夫三萬人似矣假如兵二十萬

路千人食一升可給二萬人似矣假如兵二十萬

先用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十萬米三千六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

不在其中須各於所在地方支給若荒漢之地
則所運之糧運夫且不足食焉能給軍嗚呼此
書生之論可聽
而不可行也
河決河陰○山東大水

元史續編卷第十四